

# 第十届国际钢琴大师班掠影

◆ 安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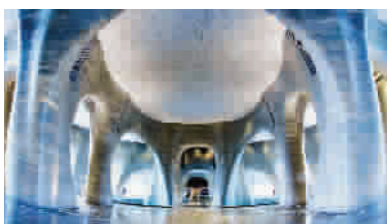
今年的第十届国际钢琴大师班首次从校内走向校外，并打破西洋乐器的樊篱，将钢琴与中国古典文化相结合，开创了许多第一次。

本届大师班除了邀请著名国际钢琴家加盟，还着力邀请年轻一代国际知名音乐家加入，朗朗就是第一次受邀参加大师班，并将参加12月3日的大师班闭幕式演出。此外匈牙利钢琴家彼得·纳吉、美国钢琴家莎拉·戴维斯·布赫娜、美籍乌克兰钢琴家玛丽娜·鲁玛佐夫等人的加盟使大师班更加充满活力和朝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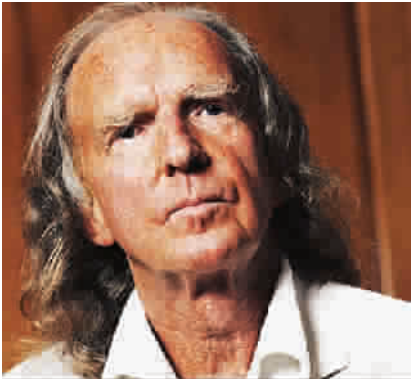
看到这次丰富的大师班课程内容，让我颇为感兴趣的是“肖邦钢琴版本研讨”——专门请大师们为中国肖邦钢琴版本纠错。这源于由来已久的学术争论，国内一些非常优秀的琴童在国际大赛上会被国外大师指出演奏有误，结果发现原来是使用的肖邦曲谱有误。本届大师班专门就此开设专题研讨，体现了严谨负责的治学态度。

让人颇为期待的是本届大师班推出的两场原创跨界公益音乐会《秋兴雅集》，钢琴大师们与中国南北古琴大师同台演出，分别以“山水”和“诗歌”为主题，将音乐会观众置身于一个360度的艺术空间，现场被中国传统的茶艺、格调高古的中国经典山水画卷、文人雅士生活体验的气息所围绕，在一个类似于“兰亭雅集”场景气氛中，深度体验何为国学精粹、何为修身养性、何为超然物外的魏晋风度……这是一次极有意义的尝试，中西方不同的音乐折射出不同的文化精神，在对话和碰撞中必然会产生别样的语境和体验。

不过，对于将音乐会搬到证大喜马拉雅艺术中心，许多音乐爱好者不免有些担心，建筑、舞台、观众席、演出空间一定非常美观这点毋庸置疑，甚至还会配以多媒体影像来强化视觉效果，但毕竟传统理念上，钢琴、交响音乐会应该在音乐厅之类的地方才能有最佳“音响效果”。为此，主办方做了不少尝试来打消大家的顾虑。比如邀请专业音响师和调音师在安装设备之后反复调试，直至达到最佳声场效果等。至于出来的声音究竟如何，还是请各位亲自到现场品鉴吧！



■ 证大喜马拉雅中心内部



■ 约翰·塔文纳爵士

英国著名当代作曲家约翰·塔文纳爵士本月12日在多塞特郡的家中逝世，享年69岁。宗教是塔文纳创作中永恒不变的主题，尤其是他的许多无伴奏合唱作品，篇幅短小，旋律优美，充满宁静与冥想的气质，因此也吸引了大量非古典音乐听众。

塔文纳1944年出生于伦敦温布利一个长老会教友家庭，曾就读皇家音乐学院。和激进的上世纪60年代其他音乐人一样，他的音乐生涯是从标新立异开始的，1968年，戏剧康塔塔《鲸鱼》的首演使他被《卫报》称为“年度音乐发现”。该作基于《圣经·旧约》中约拿与

## 探戈舞王莫拉·戈多伊带来阿根廷国粹

◆ 德咏

阿根廷人有两双引以为豪的国脚：一双用来踢足球，另一双用来跳探戈。

12月23日至25日，由探戈舞王莫拉·戈多伊领衔的阿根廷探戈舞蹈团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上演《激情探戈》，华丽干脆的舞步，热情奔放的音乐，加上南美人特有的曲线，上海观众不出国门就能领略到异域探戈的感性与魅力。

作为世界探戈舞种之首，阿根廷探戈一直被守护为拉丁人的文化精粹，连阿根廷总统的专机也被命名为“探戈1号”。此次来沪献演的阿根廷探戈舞蹈团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国宝级团体。该团由探戈舞王莫拉·戈多伊亲自创建，足迹遍及全球，每每有国家盛事或重大活动举行，总少不了阿根廷探戈舞蹈团的身影，并多次随总统出访各国。有人说，除了马拉多纳，阿根廷最著名的文化形象大使就是阿根廷探戈舞蹈团了。该团十年前首次来华演出《探戈女郎》并参加上海国际艺术节时，曾创造出连演八场座无虚席的纪录。

莫拉·戈多伊是阿根廷探戈世界化、国际化、舞台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曾荣获阿根廷总统亲自颁发的勋章及年度最佳艺术家等称号。她将阿根廷探戈由单纯的街头舞蹈融入更多艺术性，比如她曾前往俄罗斯学习芭蕾舞，并把芭蕾舞的技巧和优雅融入探戈的激情之中，把探戈撩拨人情感的火辣，与芭蕾让人望眼欲穿的冷艳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这次莫拉带来的《激情探戈》由她本人亲自创作，延续了《探戈女郎》的率性风格，把忧伤、愤怒、奔放、激情与舞蹈凝练在同一时空，并加入现代风格的皮亚佐拉舞和粗犷不羁的米隆加舞，舞步速度更快，更令人眼花缭乱，

## 聆听塔文纳的无伴奏合唱音乐

◆ 朱墨青

鲸鱼的故事，但表达形式可谓怪怪陆离——电子乐、足球场喝彩声、鞭子、百科全书中鲸鱼词条的朗读都成为他运用的素材。

塔文纳身高1.98米，一头金色长发，年轻时颇有明星风范，但健康问题时常困扰着他。30余岁便遭中风打击，加上首次婚姻的失败，使他逐渐对神秘的东正教及其教义音乐产生了兴趣，并于1977年改宗俄罗斯东正教。从此，他的创作转入纯净、空灵的精神世界，无伴奏合唱成为他运用最广泛的介质，简洁的素材、朴素的织体与和声，使他的风格向爱沙尼亚简约主义作曲家阿沃·帕特靠拢。

说到塔文纳的无伴奏合唱作品则不能不提如今为申城不少高校及业余合唱团青睐的《羔羊》，它取材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同名诗歌。作曲家在1982年的一个下午从德文郡前往伦敦的车上完成了作品的全部构思，并将之题献给侄子西蒙的3岁生日。一个五音旋律是作品唯一的素材，但发展出两个迥异的形象：一是通过不协和音程营造的冰冷神秘的来自，但翻开乐谱你会发现听觉上的刺耳竟是来自视觉上的和谐——同声部后半句是前半句的逆行，上下两个声部则互为倒影，形成横向、纵向的完美对称；二是

通过传统平行和声塑造的温暖而充满慰藉的世界。两者相交织，生动地表现了孩童懵懂天真的视角，并完美传达出原诗中通过描绘自然界温顺的羔羊来象征“上帝的羔羊”耶稣的神秘意趣。

使塔文纳成为全球关注焦点的无疑是1997年他的《雅典娜之歌》在戴安娜王妃葬礼上唱响的时刻，但它并非是为戴妃所作，而是1993年献给因车祸丧生的好友——希腊裔女演员雅典娜·哈里亚德斯的。塔文纳十分欣赏雅典娜在西敏寺朗诵的莎士比亚，因此他请教母特克拉嬷用《哈姆雷特》的台词穿插“阿肋路亚”来撰写歌词，在音乐中则倾注了最强烈的东正教情愫——自始至终的持续低音正是拜占庭传统的体现，而构成音乐发展动力的是F大调与f小调间的不断切换——又是两个迥异形象的交织。

进入21世纪，塔文纳的关注转向更为遥远的东方宗教，并将传统元素融入他的音乐。东西方文明在神秘而祥和的气氛中交汇，但不论塔文纳处于心灵追求的哪个阶段，他音乐的歌唱性始终未变，其名言“不能被歌唱的音乐不是好音乐”无疑是他无伴奏合唱艺术的最好概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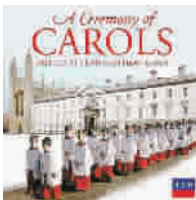
### 新碟速递



遇到双簧管  
国王歌手

DG 享誉全球的国王歌手合唱团和双簧管演奏家阿尔布雷希特·梅耶这对奇妙组合带来的

精选自巴洛克、古典到现代的圣诞名曲，主打曲目是美国音乐剧作曲家的《下雪吧！》，更有国王歌手担任和声背景、梅耶独奏的古典器乐改编曲。



布里顿的  
圣诞节

Decca

今年圣诞一定少不了布里顿1942年的名作《圣诞颂歌》，此曲为男童合唱与竖琴之作，优美清新，由剑桥国王学院合唱团演绎并在国王学院礼拜堂录制再地道不过了。片中还收录作曲家年仅19岁时所作的《一个婴孩诞生了》。



讲述圣诞故事  
合唱名曲

HM 文艺复兴时代作曲家普雷托里乌斯的赞美诗《一朵盛开的玫瑰花》，到浪漫主义作曲家布鲁克纳的《圣母颂》，到当代作曲家阿沃·帕特的《尊主颂》，RIAS室内合唱团通过历代合唱名曲描绘了一幅惟妙惟肖的圣诞场景。欣云



■ 阿根廷激情探戈

《激情探戈》中还运用了大量阿根廷音乐元素，伴奏全部由现场乐队完成。除了传统乐器，观众还能欣赏到阿根廷六角琴（探戈手风琴）的奇妙音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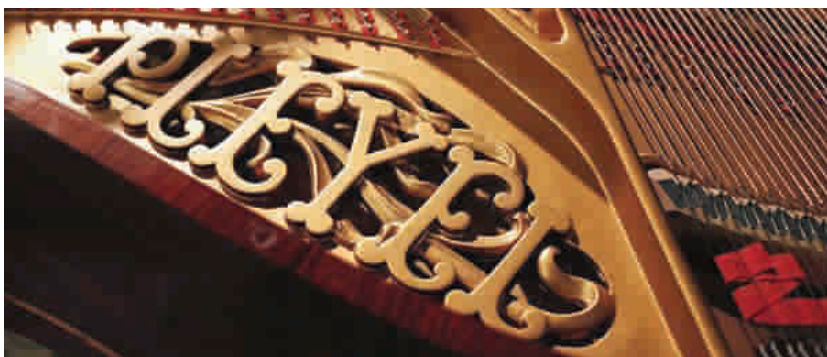
## 世界最古老钢琴制造商关闭最后厂房

◆ 詹湛

这是一则令人悲伤的消息：世界最古老的钢琴制造商之一普莱耶尔(Pleyel)近日宣布，关停了他们在巴黎郊区圣德尼的最后一个制琴车间。这个曾让法国音乐界倍感荣耀的名字就这么随风而去了，法国人无不哀叹：普莱耶尔的一去不返，也许正折射出了法国制造工业的日益萧条。

普莱耶尔最出名的地方，是曾身为作曲家肖邦最喜爱的钢琴品牌。其创始人伊戈纳茨·普莱耶尔出生于1757年，也是一位音乐家，且和约瑟夫·海顿是好友。他1807年创办了自己第一家法国制琴工厂，所以几乎算得上世界上最古老的钢琴制造商之一，至今已经营了超过200年。

每一架普莱耶尔钢琴都由5000多个零部件组成，需要20位专业的技工耗时约1500小时才能拼装到一起，步骤繁复，从木工、机械工到漆工活儿一样也不能有差错。普莱耶尔是最初把立式钢琴介绍进法国的人，他首



■ 普莱耶尔钢琴

次将金属框架结构加入了立式钢琴，而且革新了技术，让钢琴的和弦更持久地鸣响。正因其层次丰富的音色令人着迷，肖邦认可了普莱耶尔作为官方供琴商的地位，除此之外，李斯特、德彪西、格里格、拉威尔和斯特拉文斯基等

人都对普莱耶尔钢琴有着异乎寻常的好感。

据统计，自建厂起的200多年来，普莱耶尔已经为全法国家庭提供了超过25万架钢琴，而坐落于巴黎市“小资中心”第八区的普莱耶尔音乐厅更是成为了整个法国的文化地标之一。

2000年前后，工厂大约可以年产1700台钢琴，可是现在的年产量骤跌至仅有20台。至于萧条的原因，业内人士分析，普莱耶尔过分侧重了钢琴定制等高端市场的层面，而把很多客源都拱手让给了更具生产效率与竞争力的中国、韩国制琴厂家。在厂房关闭之前，制造部总经理罗杰斯确认了将中止生产的信息，因为“现有14名制琴工人的生产线已经没有太多活力了，我们经常性地亏损。”巴黎国际音乐学院的负责人莱维金女士认为，普莱耶尔钢琴的关门大吉是“法国钢琴学派的一次重大灾难”，因为这个厂牌或多或少保留了法国钢琴制造史，乃至法国钢琴演奏历史中最重要的一段记忆。

这次被关停的圣德尼区制琴厂是1865年开始投入使用的。1961年，公司迁往了德国，直到25年后才重回法国南部的小城阿莱斯，最后在2000年之际决定回归巴黎郊区圣德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普莱耶尔宣布关门的同一天，法国政府却宣称启动了一项高达3.8亿欧元经济扶持计划，以避免工厂的倒闭浪潮愈演愈烈。